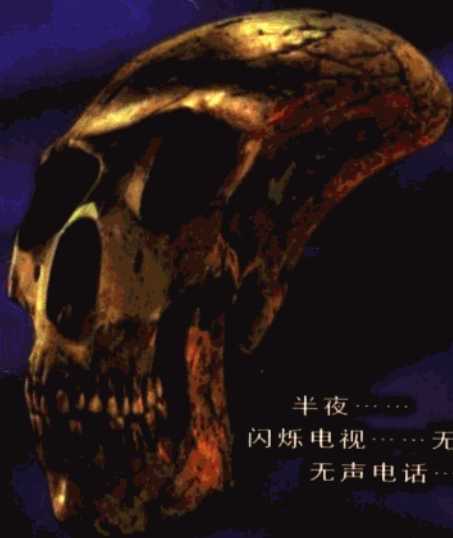


恐怖档案2 畅销灵异悬疑小说

凶铃再现

【午夜凶铃2 复活之路】

铃木光司



半夜……
闪烁电视……无人开……
无声电话……鬼叹息……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解剖	9
第二章 失踪	77
第三章 解读	139
第四章 进化	177
第五章 预兆	217
尾声	267
后记	281





安藤满男梦见自己沉入深不见底的海中……突然间，一阵电话铃声响起，他随即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从床上伸出手来拿起电话筒。

“喂……”

电话筒的另一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喂、喂……”

安藤满男扬起声调催促对方回答，过了一会儿，终于听到话筒彼端传来一个既冷漠又低沉的女人声音。

“拿到了没有？”

一听到这个声音，安藤满男觉得自己仿佛被推入海底深渊一般。

他回想起刚才梦见的情景——梦中他不小心被海浪卷走，一时之间失去方向感，掉入海底深处，任由波浪翻弄着……而且如同往常一般，他感觉到有一只小手在胫骨附近抚摸着。

每日安藤梦到有关海洋的梦境时，一定会感觉到一只小手在他的脚底附近抚触，然后长得像有刺水母的五根手指头会在海底消失，他总是焦急地伸手去捞寻，却只留下几根柔细的头发，而那具小小的身体一直往海底深处沉落……

话筒彼端的女人声音宛若梦中出现的柔细毛发一般，令人觉得有些厌恶。

“啊……收到了。”

安藤不耐烦地回答。

他早在两、三天前就收到妻子签好名字、盖上印章的离婚协议书，一旦安藤签上名字、盖章之后，这张离婚协议书将立即生效。不过，他还没有这么做。

“然后……”

妻子有些倦怠地催促着，她希望能早点将七年的婚姻生活划上休止符。

“然后怎么样？”

“你签好名、盖上印章之后，再寄来给我。”

安藤无言地摇摇头。他曾有好几次向妻子表明要重新开始的意愿，但妻子每次都会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去意甚坚，久而久之，安藤也开始对自己抛开自尊去恳求她的做法感到疲倦。

“我知道，照你所说的去做就是了。”

安藤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妻子一听，不禁沉默了一下，然后声音嘶哑地说道：

“你到底要怎样？”

“怎样？我有说要怎么样吗？”

安藤摸不着头绪地反问道。

“就是你对我所做的事呀！”

安藤紧握着手中的话筒，无奈地闭上双眼。

（即使离婚了，她还是会每天早上打电话来责怪我同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抱歉……”

安藤嘴巴这么说，心里可不这么想；他只是应付一下妻子，安抚她的心情。

“是他长得不可爱吗？”

“你在胡说些什么！”

“可是……”

“不要问这些我完全听不懂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情？”

妻子声泪俱下地控诉着，仿佛即将陷入疯狂的状态。

安藤很想立刻挂上电话，教她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过基于补偿的心理，当下决定静静地忍受妻子的责骂，任由她发泄心中的怒气。

“至少你也说些什么嘛！”

“要说什么？在这一年又三个月的日子里，我们每天只是不停地谈论那件事，我想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把孩子还给我！”

妻子只顾着悲伤地喊叫，根本不去正视事情的对错。

事实上，安藤也很希望上天能把儿子还给他们，但他知道光祈求上苍帮忙、请求神的怜悯也无法挽回儿子……

为了要让妻子的心情稳定下来，他极力好言相劝道：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还给我的话……”

安藤眼见妻子被过去的不幸包袱束缚住，无法迎接新生活的样子，不由得感到非常痛心。已经失去的东西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如今他只能尽力规劝妻子好好经营两人的关系，计划未来的新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安藤不想因为这种事情而导致两人离婚，只要能让他们俩恢复往常那样的夫妻关系，不管任何事情他都愿意去做。

然而妻子只是一味地把责任往安藤身上推，令他不知该如何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还给我……”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罢休？”

“你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安藤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气声。

妻子经常自言自语地重复相同的话语，很明显已经患有精

神方面的疾病。

安藤曾经向她介绍一家朋友开的精神科医院，但这对妻子来说是多余的，因为她的父亲本身就是医院院长。

“我要挂电话了。”

“你一直都在逃避。”

“我只是希望赶快把这一切忘掉，重新再来。”

安藤知道对妻子说这些话根本无济于事，但他想不出究竟还能说些什么。

当他正要挂上话筒之际，话筒那端传来妻子的吼叫声：

“把孝则还给我……”

安藤挂断电话之后，妻子呼喊“孝则”的悲痛声音依然在他的房里萦绕不去。

他不禁喃喃念道：

“孝则，孝则……”

安藤神情痛苦地躺在床上，以双手抱住头，身体蜷缩起来。

过了好一阵子，他看看时钟，知道上班时间快到了，因此不能再这样下去。

安藤为了不让电话再打进来，干脆把电话线拔下来，然后打开窗户让清新的空气流入室内。窗外传来停在附近电线杆上的乌鸦叫声，使得久未接触大自然事物的安藤感到十分惊讶。

在他梦见一片漆黑的海底，以及听到妻子的吼叫声之后，能听到如此清脆的鸟叫声，心里不禁感到舒畅许多。

这一天——星期六在秋日晴朗的天气里揭开序幕，尽管天气如此舒适，安藤的内心深处却涌起一股悲伤，不停地眨

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他拿起卫生纸擦了擦鼻子，再度倒回床上，不料先前强忍住的泪水竟夺眶而出。他由一开始无声的掉眼泪，到后来变成哽咽、啜泣，然后一把抱住枕头，不断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这种突来的悲伤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纯粹是由于某种触媒所引起的。

最近这两个礼拜以来，他都没有为死去的儿子流过眼泪。但即使流泪的间隔变长了，突然涌现心头的悲伤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这种情形或许会持续好几年吧！

一想到这件事，安藤心中顿时萌生一股绝望的念头，并从夹在书本中间的信封里拿出儿子溺毙后所留下的几根毛发。

那天安藤在海中寻找儿子时，戴在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不小心拽下几根儿子的头发，之后儿子的遗体没有浮上来，因此不能施行火葬，对安藤来说，这些毛发就等于是儿子的尸骨。

安藤将这些毛发放在脸颊上，藉此回忆自己与儿子肌肤接触的感觉。

他一闭上眼睛，儿子的脸庞刹时浮现在脑海中。

刷过牙之后，安藤裸露上半身站在镜子前面，他用手托起下颚，轻轻地左右转动着舌尖去触碰牙齿，感觉还有少许齿垢残留在牙齿上，下巴和脖子附近也有胡子残渣。

他拿起剃刀在脖子处刮下几根胡子，一抬起下巴，从镜中看到颌下的苍白喉咙。

安藤再度拿起剃刀，将刀锋对着喉咙，从脖子往胸部、肚子滑下去，一直到肚脐附近才停止，肌肤的表面浮出一条白线

此时，安藤将剃刀当作手术刀，想像正在解剖自己的肉

体。他常常解剖尸体，很清楚胸腔内部的构造，里面有一颗拳头大小的心脏，在两片粉红色肺部的伴随下不停地跳动；只要稍微集中意识，就可以听见胸腔里面传出一种很执拗的胸痛声。

（我不知道那份悲伤附着在体内的哪个地方，如果是附着在心脏的话，我将会用这只手将那无尽的悔恨给挖出来！）

他的手心不停地冒出汗水，手中的剃刀变得有些滑溜。安藤将剃刀放在洗脸台的架子上，然后将脸转向旁边，忽然看到喉咙右边有一道血痕。

（这一定是刚才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刮到皮肤了……）

当刀片割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他理应会有刺痛的感觉，然而只看到皮肤上的伤痕，却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安藤觉得自己最近对疼痛的感觉有些麻痹。起初，他有好几次一看到血就以为自己受伤了，但久而久之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他一边用毛巾按着脖子，一边拿起手表来看。

（现在已经八点半，该去上班了。）

安藤现在只能将全副精神寄托在工作上，唯有埋首于工作时，他才能暂时从过去的记忆中跳脱出来。

他身兼 K 大学医学院讲师和东京都监察医务院法医，只有在解剖遗体的时候，才能让他暂时忘却丧子之痛。虽然这种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的确只有在和尸体相处的时候，才能从爱子死亡的残酷事实中得到解脱。

安藤走出玄关，在通过大楼的大厅时，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

（今天比平常晚了五分钟。）

于是，他急急忙忙地赶往车站。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和盖章只要花五分钟，只要花五分钟就能切断我和妻子之间的依靠和牵绊……）

从安藤住的公寓到学校途中会经过三个邮筒，他决定要将离婚协议书投进第一个邮筒里。



第
一
章
解
剖

1

今天轮到安藤解剖尸体，他正在监察医务院的办公室里翻阅待会儿要解剖的死者资料。

十月中旬应该不是很容易出汗的季节，但是安藤很会流手汗，一天中要洗好几次手；他在比较现场状况的照片时，手心仍不停地出汗，已经到洗手间洗过好几次手。

安藤将附在尸体检验调查书中的数张人造偏光板照片放在桌上，仔细看着其中一张照片，上头有一个体格魁伟的男子把头靠在床边，看不出他有其他的外伤；第二张照片则是头部向上，没有淤血，脖子也没有被捆绑的痕迹。

接下来的任何一张照片中，完全找不到可以确定死因的伤痕。

安藤心想这或许和犯罪无关，应该是死于非命或猝死……但是在法律上，不可能将死因不明的尸体送去火葬。

照片中尸体的双手和双脚呈大字型张开，安藤非常了解这具尸体的生平，他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会亲手解剖大学同学的遗体，况且对方在十二个小时之前还是个活生生的人！

高山龙司和安藤一起度过六年医学院的时光，当时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将目标放在临床医生这个方向，安藤却选择法医学，因此被其他同学称为“怪物”。然而，作风更奇怪、完全脱离医学课程的是高山龙司。

高山龙司在医学院以相当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又去念文学院的哲学系。他死亡时的头衔是文学院哲学系的讲师，专攻理论学，虽然和安藤隶属不同学部，但两人一样获得讲师的职

位。

高山龙司才三十二岁，比重考两次的安藤满男年轻两岁。

安藤注视写着死亡时刻的记事栏，上面记载的时间是昨晚九点四十九分。

“死亡时间还真正确呢！”

安藤一边说，一边抬头看着担任解剖见证人的高个子警官。

（龙司应该是一个人住在东中野的公寓，一个独自生活的单身男子被发现猝死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且死亡的时间竟然如此准确……）

“是偶然被发现的。”

高个子警官若无其事地回答之后，便在旁边的椅子坐下来。

“哦？是什么样的偶然呢？”

安藤出声问道。

高个子警官转向另一位见证人——年轻检察官询问道：

“高野舞小姐有来吧？”

“嗯，刚刚在家属等候室那边有看到她。”

“可以叫她过来吗？”

“好的。”

语毕，检察官随即走出办公室。

接下来高个子警官向安藤解释：

“高野舞小姐并不是死者的家属，而是第一个发现死者尸体的女性，所以我们请她过来这里做见证，此外，她是仰慕高山讲师的女大学生，好像也是他的女朋友。如果您在看过调查书之后还有疑问的话，随时都可以提出来。”

通常在行政解剖完成之后，警方就会将遗体交给死者家属，

而高山龙司的母亲、兄嫂，以及发现死者的高野舞都在等候室等待。

高野舞在年轻检察官的带领下进入办公室，在确认是她本人以后，安藤马上站起来说声：

“要麻烦你一下。”

高野舞今天穿着一件款式朴素的深橘色洋装，手里拿着一条白手帕，衬托出白皙的皮肤。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女性气质非常引人注目，无论是标致的鹅蛋脸、纤细的四肢或完美的五官、曲线，每一部份都是无懈可击。

安藤仿佛看到她皮肤下的器官色泽和完整的骨骼，心头忽然涌现一股想要伸手去加以触摸的欲望。

高个子警官为他们介绍彼此的姓名之后，高野舞在安藤的劝说下坐在椅子上，并将手放在一旁的桌上。

安藤看着高野舞一脸灰白的模样，似乎有点贫血，于是问道：

“你还好吧？”

“没、没事。”

高野舞将手帕压在额头上，在低下头之前稍微往床铺那边瞄了一眼，然后拿起警官为她倒的水饮用。

等到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她才抬起头来，以虚弱到几乎听不到的细微声音说：

“对不起，请……”

安藤见状，马上会意过来。他猜想高野舞可能刚好碰上经期，在过于劳累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严重的贫血。

“其实这名死者——高山龙司是我学生时代的朋友。”

安藤为了让高野舞感觉自在一些，主动对她提起自己和高山龙司同是医科生的事情。



闻言，高野舞原本下垂的眼睛突然往上一看。

“老师和龙司先生是同学吗？”

“嗯，是的。”

高野舞备感亲切地眯起双眼，露出一副碰到老朋友的表情，然后又低下头来。

“敬请指教。”

（如果是老师的朋友，应该不会随便处理遗体……）

安藤从高野舞脸上的表情变化，猜出她心中的期盼。

事实上，不管解剖台上的尸体是不是安藤的朋友，他手中的手术刀都会以同样的利落度进行解剖。

这时，高个子警官插嘴说道：

“高野小姐，可不可以请你再将发现死者的情况跟医生说明一下？”

警方特地请第一个发现死者的高野舞来这里，直接将昨晚九点五十分前后所发生的事情跟负责解剖的安藤说明清楚，说不定可以进一步确定高山龙司的死因。

高野舞以低沉的音调向安藤述说经过情形，内容就和昨晚她向警察说的一样。

“昨晚我洗完澡、把头发吹干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当时我马上看一眼时钟……这是我的习惯，而且我可以从当时的时间猜到这电话是谁打来的。

以往都是我打电话给高山老师，老师很少打过来给我，而且时间大多不超过九点。因此，刚开始我没想到是老师打来的电话，拿起电话应了一声，马上就听到对方发出一阵悲鸣声；我本来以为是恶作剧的电话，吓了一跳就把电话拿开了，但悲鸣声突然变成呻吟声，最后就没有声音了。

我害怕得再度拿起话筒来听，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情。突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高山老师的脸，并意识到话筒彼端的悲鸣声很像是高山老师的声音……一想到这里，我马上拨电话给高山老师，但是电话一直占线，我这才确信刚才打电话来的一定是高山老师，而且他可能已经发生意外了。”

“龙司在电话中没有说话吗？”

安藤询问道。

高野舞则静静地摇摇头回答：

“嗯……没有说半句话，我只有听到悲鸣声。”

安藤手里拿着一张纸记录着，又催促道：

“然后呢？”

“我只花了一个钟头转乘电车就到达老师的公寓，然后走进公寓，来到厨房，看到一张六叠（注：一叠相当于一张榻榻米大小）大的床上……”

“房间的钥匙呢？”

“老师他配了一付钥匙放在我这里。”

高野舞有些害羞地说道。

“房间是从里面反锁的吗？”

“嗯，房间是锁着的。”

安藤继续问道：

“你进去房子里面，然后……”

“我看到老师的头倒在床铺边缘，以仰睡的姿势张开双手双脚……”

高野舞说到这里停顿下来，只见她摇了摇头，试着回想当时的情景：

其实安藤手里那几张照片所拍摄的内容，正是她所描述的景况。他把那些照片当成扇子，轻轻地煽着出汗的脸庞。

“房里的摆设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倒是没有，但是电话筒没有放回原位，‘嘟嘟’声一直响着。”

安藤将高山龙司的检验报告书和高野舞所说的话互相比较、参考，重新整理当时的情况。

（龙司一定知道自己的身体产生不同的变化，因此打电话向高野舞求救。

可是，他为什么不拨 119 呢？如果只是觉得胸部疼痛，那么应该有充份的时间可以打电话……就一般情况来看，应该会先打电话叫救护车才对。）

“是谁打电话给 119 的？”

“是我打的。”

“从哪里打的？”

“在高山老师的房间。”

“在那之前，龙司没有打电话给 119 吧？”

说完，安藤朝警官使一下眼色，只见警官轻轻地点头示意。

安藤突然觉得高山龙司有可能因为恋人过于冷漠而决定自杀，他在喝下毒药之后，马上打电话给恋人，想藉此折磨她，于是在临终前留下痛苦的悲鸣声。

不过，安藤在看过报告书之后，得知现场并未找到装毒品的容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野舞跟龙司之间的关系，因此自杀的可能性很低。

更何况，就算不是很了解男女之事的人，也能一眼就从高野舞的表情看出她很尊敬龙司，根本不可能让自己所爱的人走上自杀一途；从她那润湿的双眸来看，有的只是无尽的哀伤。

每天早上，安藤已经很习惯看到镜中那个悲伤的自己，他知道心里的悲伤是无法伪装出来的。再者，一个负心女子根本没有胆量到监察医务院来领取解剖后的遗体，而且高山龙司那种有